

作为网络文学作家，“我本疯狂”以往在网文写作领域常以都市文学与军事文学为主。在《一世兵王》《极品狂少》《特种教师》等作品中，作者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及昂扬乐观的情感吸引着广大读者追踪阅读。

但现有的写作成绩并没有让我本疯狂沾沾自喜或故步自封，在写作征途中，他犹如一位毫不懈怠的开拓者，以好奇之心与创造激情开疆拓土，在求新求变中使其创作逐渐呈现出开阔与丰盈的态势。其最近的长篇工业题材小说《铁骨铮铮》便是这种努力的有力证明。该小说以西部省区宁夏的高铁建设为主线，围绕主人公刘建的事业发展与爱情生活阐释了工业领域中时代青年的工匠精神和家国情怀。

毋庸置疑，《铁骨铮铮》书写的工业题材是百年新文学史中最为薄弱和最具难度的类型文学。导致工业题材小说比较薄弱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我国现代工业大生产起步较晚；其次是现代工业文学创作经验的贫乏以及作家的欠缺；再次是对工人阶级理解的片面；最后是工业题材小说本身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等方面的规约。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当代工业题材小说的发展，使其成为时代文学中的落伍者。

在传统文学谱系里，就整体而言，现代文学中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并不景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十七年和新时期文学中，工业题材小说因特定的社会历史思潮曾经有过一时繁荣景象，其中还不乏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和现象。譬如草明的《原动力》、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艾芜的《百炼成钢》、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三千万》等。但事过境迁之后，工业题材小说的落寞与杰作的匮乏是不争的事实。

与传统文学相较，网络文学中的工业题材写作更显寥落和荒芜。近几年，随着现实主义题材在网络文学中的大力倡扬，部分网络文学作者也开始涉足工业题材的文学写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齐橙的《大国重工》、玄蓝狐的《大国重器》、铁翼鹰巢的《重生之工业财阀》、榕之子的《造车》等。总体而言，虽然网络文学中工业题材的小说有回暖趋向，但该类型的作品无论在数量上和质地上都不能与玄幻类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在网络世界的类型写作中，工业题材小说的写作无疑是边缘的和小众的。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网络文学似乎在根性上便与现实主义的工业题材小说格格不入。因为，现代工业文明讲究的是一种理性的、标准的、秩序的状态，个体的人被组装进工业流水线，被牢牢地框定在集体化中。而网络文学的幻想性、自由性、互动性的特质犹如厚障壁一般天然拒斥工业题材的“宏大叙事”与“技术理性”。

为此，网络文学作者在进行工业题材写作时，往往采用“穿越”和“架空”的策略进行创作，从而使其作品具有“燃”和“爽”的网文特质。例如《工业中国》的主人公秦铠穿越回了清朝，而《明末工程师》的主人公李植则穿越回了明末。穿越到古代社会的主人公们将现代的科学技术应用到日用品制造、军工制造和建筑领域中。令人欣喜的是，工业的大发展不仅改变了时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改写了历史，使一个落后衰弱的王朝实现了国富民强、四方来贺的愿景期待。

与上述网络作者不同的是，我本疯狂的《铁骨铮铮》则以专注于时代，无限贴近现实的人世笔法叙述当下正在进行的宁夏高铁建设的故事。众所周知，宁夏作为西部的边远省区，其首府城市银川直到2015年依然没有通行高铁。



这种匮乏和落后的局面严重阻碍了银川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美丽梦想，同时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宁夏在经济文化上的更进一步。作为居住生活在宁夏银川市的一位网络作家，我本疯狂的《铁骨铮铮》立足于西部大地，深情歌咏和及时记录了宁夏高铁建设令人感怀的人与事。高铁运行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大规模、有计划的工业建设，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使其成为宁夏当代社会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公共事件之一。我本疯狂敏锐地将这一正在发生的工业建设题材进行艺术重构。在“写什么”和“为什么而写”中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我想，这部集中笔力描写宁夏高铁建设者的长篇小说的创作缘起，既是作家凝视当下时代创作倾向的彰显，更是一种深埋于内心的情结与责任使然。

在小说《铁骨铮铮》中，我本疯狂用饱蘸情感的笔墨褒扬了王忠国和刘建这对师徒所具有的现代工业意识和科学理性，除此之外，他们均葆有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在宁夏高铁建设中，王忠国担任银吴项目副经理兼总工程师，为了不耽误项目的进程，他忍住身体的不适依然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即使后来他知道自己身患晚期胃癌后，还是选择了默默承受。不幸的是，王忠国最后抱憾离世，没有等到银吴高铁运行的那一天。小说中，王忠国无疑是一位充满悲剧情色彩的工业英模。在他的身上，既有老一代工业知识分子的敬业精神和赤诚情怀，同时也具有新时代产业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和现代意识。作为《铁骨铮铮》的男主角，刘建不仅是王忠国精心培养出来的徒弟，而且也是其事业上的得力助手。更重要的是，刘建完全继承和发扬了其师傅的专业技能和爱岗敬业的集体主义精神。为了宁夏高铁建设事业，他背弃了对美丽女友李颖的承诺，导致女友黯然离去。恋人的远去虽然让刘建感到莫大的痛苦，但没有改变他奔赴宁夏高铁建设前线的决心。在高铁建设事业中，他们都经历了商品社会中最为严峻的考验，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用赤胆忠心与工匠精神对待事业。通过这对师徒的精心塑造与描摹，我本疯狂表达出对都市物质文明建设者和现代高铁建设者的敬佩，完成了对工业建设者群体的致敬。

此外，《铁骨铮铮》的独特，还在于它在典型化和崇高化的美学追求之外，大胆而勇敢地揭示了工业建设中复杂而严

峻的现实生活矛盾。作品中，刘建在银吴高铁建设与指挥部副指挥林云峰发生了矛盾冲突。其实，导致二人发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价值观与认知观的偏差——以刘建为首的一方坚持科学理性与规章制度，严把质量关，一心想要将银吴高铁建设成为中国高铁建设的标杆；而林云峰一方则将政治任务放在首位，一味追求工程的进展速度，坚持要求银吴段高铁必须在2018年8月1日开通运营，从而达到在宁夏60周年大庆中献礼的政治目标。

小说中，刘建和林云峰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和白热化。气恼难耐的林云峰发函给中铁工程局西北分公司，坚决要求将刘建调出银吴项目部。在压力面前，西北分公司决定将刘建调走。关键时刻，恰逢宁夏的省委书记亲临高铁建设现场，在听取完刘建的汇报后，高度赞扬和认同刘建所坚守的严把质量关的做法，并表明而睿智地决定将工期延后，刘建也因此能够留下来继续工作。在这场矛盾冲突中，作者虽然让刘建一方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在行文中，小说始终充满忧患意识，现代工业建设现场投以焦灼和热切的目光。它毫不回避当前工业建设领域中普遍面临的困境与“雷区”，直面“政治激情”对现代化大工业建设的阻碍和磨蚀。其典型意义不仅加强了《铁骨铮铮》在揭示现实生活方面的深度和力度，而且在对时代的深入揭示中，为某些带有官僚主义习气的干部敲响了警钟。

《铁骨铮铮》另一个不能忽视的优长是作家在礼赞高铁建设者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之外，也以生活化和平民化的手法全方位地展示出新时代建设者的世俗生活和原生状态。我本疯狂将所有人物安置在市井社会里，没有抽离人物的七情六欲，而是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对人物进行观照，力图全方位地反映出工业建设者们复杂而错综的人际关系，进而从工业生活的视角揭示出他们的群体特征与个性差异。令人称道的是，小说中对人性的理解温厚而不偏狭，超越了非黑即白的单向度认知。在《铁骨铮铮》的文本中，甚至没有对一个负面人物。即便作为刘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林云峰也不是一个只知阿谀奉承的小人。他的人生阅历及其特定境遇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认定。在内心深处，他依然保留着重情重义和爱才惜才的情怀。同样，作为刘建初恋女友的李

颖虽然不那么纯粹和美好，但对她的离去作者也给予了充分的同情。因为都市女性李颖不过是想过一种相知相守的婚姻生活，她厌倦了常年两地分居和变动不居的不安定生活。她的选择，从生命个体来看，是具有充分的“理由律”的。

《铁骨铮铮》是一部用现实主义笔法创作的工业题材小说。但我本疯狂并没有完全消解或者颠覆掉网络文学的一些特质，为了吸引读者粉丝的阅读，作者巧妙而策略性地保留了网文的故事性与通俗性。与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剔除爱情等私人情感不同的是，小说用大量篇幅讲述了男主人公刘建的爱情生活。而且，作者将他的事业发展与婚恋情感结合在一起，高远的事业理想与甜蜜的儿女恋情相伴相随。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讲述中，我本疯狂充分运用了传奇性的叙事手法。

比如女主角林楠之所以矢志不渝地爱上刘建，不仅只是被刘建的人格魅力和职业操守所征服，还源于他们之间仿佛宿命般的缘分使然。作为西北铁路局电视台的一名记者，林楠最初与刘建的交集始于采访工作。随着采访的进行，林楠对刘建逐渐熟悉并产生敬佩之意。但此时，她并没有对刘建产生儿女私情，直到她被困荒漠、遭遇狼群攻击并被从天而降的刘建保护和救助的时候，才真正对刘建芳心暗许。在性命攸关的危机时刻，刘建不顾个人安危，拼死保护她的英雄形象在林楠的心中定格。偶然性与奇遇的发生，成全了一段倾城之恋。当然“美人落难，英雄救美”的桥段在通俗文学写作中是屡见不鲜的叙事模式，同时也是网络文学中吸引读者追踪阅读的制胜法宝之一。小说中我本疯狂专注于故事性与传奇性的艺术追求，但这艺术倾向的缺憾也是存在的。对传奇性和偶然性的过度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真实性，而且也容易导致对人性与灵魂深度的刻画流于肤浅。令人欣慰的是，与我本疯狂的早期作品相比较，《铁骨铮铮》对传奇性和故事性的应用并没有流于泛滥，而是保持了必要的谨慎。

我本疯狂虽然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倾情歌咏了高铁建设者们的爱国情怀与工匠精神，但在具体书写中又超出了传统工业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儿女情长、世俗生活的鲜活描摹对工业小说固有的“困乏”和“严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而线性叙事、快节奏的故事推进以及矛盾冲突的逐层推进等叙事手法的应用，也为现实主义题材和网络文学的沟通融合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从总体上看，《铁骨铮铮》是一部深度介入当下时代的弘扬主旋律之作。小说“紧紧抓住属于自己的时代”，用通俗性、全景化的方式对宁夏的高铁建设进行追踪式叙写。但这种无限贴近时代的弘扬主旋律之作如何具备深邃性和永恒性的艺术品格也值得深思。因为吉奥乔·阿甘本在《何谓同时代人》中告诫过我们：“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更确切而言，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对于联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契合在一起的人，并非同时代人，之所以如此，确切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审视它；他们不能死死凝视它。”在依附时代进行写作的同时，作家能否对其保守慎思是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目前，我本疯狂的《铁骨铮铮》正在创作连载中。作为读者，我期盼看到一部雄阔壮丽的成熟之作。在时代的工业浪潮里，在凝视中，在高远处，触摸时代历史的内核，抵达生命的阔大与幽深。

创作谈

我是一名网络文学作家，笔名是我本疯狂。我和很多网络文学作家一样，开始创作是因为兴趣。2005年，我创作第一部作品的时候，前面十几万字是手写，写了好几个本子，然后用同学的电脑敲到Word文档上面，直到自己购买了电脑才开始真正的网络创作。大学时期，我一边读书一边创作，毕业后进入铁路系统工作，兼职创作了8个年头。事实上，我在几年前萌生过全职创作的念头，但当时家人不同意，外加我认为年轻时候应该多与社会进行碰撞，多一些经历和磨难，增加阅历，对于创作本身而言也会大有益处，便一直坚持兼职创作，直到2017年才放弃工作，彻底全职创作。

我从2005年创作至今已经走过14个年头了，业已完成10余部作品，字数逾2000万字，但都是网络小说。《铁骨铮铮》这部作品是我第一次尝试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我想通过这部作品纪念奉献给铁路的8年青春，书写铁路人的精神风貌，记录中国铁路发展改革的点滴。2009年，我毕业后进入兰州铁路局工程公司，有幸赶上了中国铁路高速发展的10年，见证了“中国速度”。因为工作需要，我在工作期间与铁路系统各个部门经常打交道，熟知铁路施工、行车、安监等业务部门的情况，并参加了兰州铁路局举办的“青年骨干人才培训班”，进行了高铁实习，对高铁建设也有一定了解。这些为我创作这部作品奠定了专业基础，也在作品中有所展现。除此之外，我在铁路工作的8年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之中有奋斗在一线的铁路职工，有站段和局机关的工作人员、领导，也有架子队的包工头、农民工。时至今日，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的样子，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这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对此我深以为然，尤其是现实主义题材创作，要以现实为基础进行创作，要杜绝假大空，以点带面地展现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铁骨铮铮》是以宁夏回族自治区高铁建设为基础创作的一部作品。在创作这部作品的前期和中期，我多次前往银西高铁指挥部、宁夏城际铁路公司和施工现场进行调研，与相关工作人员聊天、采访，了解该工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发生的趣事，并将它们整理后融入作品之中。如我在作品中写到，宁夏省委书记前往高铁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并召开专题会议，决定首先确保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可以推后，取消了高铁指挥部以高铁开通为该省成立60周年献礼的计划。现实中，省委领导的正确到施工现场进行了检查，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避免了因为抢工期而出现的工程质量问题，杜绝了“献礼工程”的现象。又如作品中的某个角色带病坚守岗位，轻伤不下火线，直到昏迷在施工现场才住进医院的故事，也皆来源于现实。现实中，高铁指挥部某位工作人员带病工作，参加施工总结会之后突发心肌梗塞，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去世，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不到两岁的孩子。还有作品结尾处，主角在列车上举办婚礼的感人故事也是有原型的。现实中某位在铁路客运单位的朋友，他和妻子的婚礼便是在列车上举行的。列车是他们工作的地方，也成为见证彼此爱情的场所。基于现实、高于现实，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在作品中展现这些来源于现实的真实故事，反映出铁路人“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

我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最纠结的还是民族问题。宁夏是回族自治区，各行各业都无法避免涉及民族、宗教等问题，高铁建设也不例外。例如高铁建设前期的征地、拆迁都会涉及回民村庄。民族问题是大问题，写不好就会触碰雷区。我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写这一块。因为根据我的调研、取材，在高铁建设前期征地、拆迁的确遇到了问题，但最终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无论是汉民还是回民，大家都团结一致支持宁夏的高铁建设，因为他们明白，这是造福于民的民心工程。在作品中，我加入了关于征地、拆迁涉及回民村庄的故事。这样做不仅让故事更接地气，更有利于展现宁夏本土特色。宁夏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西周乃至三万年前位于宁夏灵武的水洞沟，这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是三万年前人类繁衍生活的圣地。

于我而言，创作这样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更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我过去创作的都是网络长篇小说，字数最少的也有近百万字，中短篇创作是头一回。在过去14年中，我每天都要创作、更新，少则几千字，多则上万字。这样高速的创作方式，势必会影响作品的质量，会出现注水的内容，而且在创作中注重娱乐性和爽点制造，考虑市场人气。但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不一定要基于现实，而且在文字精练、人物刻画、故事深度、文学艺术性等方面要求更高。不求名，不求利，写心中所想，致敬曾经奋斗在施工一线的战友，让人们在享受高铁时代便利的同时，了解中国铁路的发展和改革，这是我创作这部作品的初心。这部作品注定会成为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它让我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网络作家未来的创作方向。

《铁骨铮铮》的创作，让我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网络作家未来的创作方向。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最纠结的还是民族问题。宁夏是回族自治区，各行各业都无法避免涉及民族、宗教等问题，高铁建设也不例外。例如高铁建设前期的征地、拆迁都会涉及回民村庄。民族问题是大问题，写不好就会触碰雷区。我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写这一块。因为根据我的调研、取材，在高铁建设前期征地、拆迁的确遇到了问题，但最终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无论是汉民还是回民，大家都团结一致支持宁夏的高铁建设，因为他们明白，这是造福于民的民心工程。在作品中，我加入了关于征地、拆迁涉及回民村庄的故事。这样做不仅让故事更接地气，更有利于展现宁夏本土特色。宁夏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西周乃至三万年前位于宁夏灵武的水洞沟，这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是三万年前人类繁衍生活的圣地。

创作谈

《旷世烟火》解密温州百姓的生活和心灵史

□陈 胤

严格意义上说，我其实并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网络文学作家。首先，我没有写过小白文、总裁文、宫斗、盗墓、修仙、二次元等等网络文学，其次，我入行真的很晚。几年前，我刚接触网络文学的时候，请教过一些写网文的朋友，他们给了我这样总结：网络文学归纳起来其实就一个字——“爽”。写的人要让看的人爽，看的人爽了，粉丝量多了，打赏的人来了，写得人也爽了。写的人爽了，编辑和网站就爽了，然后市场来找“爽”，弄得好的，就形成了一个“爽”的产业链。

也许是我曾经做过语文老师，挂职在政府宣传部门工作，是党媒记者，我想，我最希望的就是记录时代、讴歌生活、写真实性、弘扬美好。我也会让读者“爽”，但是，我更希望我的网文能让读者“赞”！

我的家乡温州是个神奇的地方。新中国成立以来，她是台湾前线，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著名侨乡，是一个能把故事讲得很“爽”的地方。但是，对于温州的认识，人们更多是从影视作品中的“温州商人”中得知的。浙江的网络文学走在全国前列，温州这几年也涌现出很多非常好的网络文学作品与有代表性的网络文学作家。

据了解，目前活跃在国内主要文学网站的温州网络小说作家和写手约有百余人。他们顺应了网络时代这种新型文艺创作潮流，2016年5月成立了温州市网络作家协会，协会现有会员100余人，但是，这么一个中国网络文学的“重镇”，却几乎没有发现纯粹以“温州元素”来描写温州当代人和温州精神

的网络文学作品。

因此，我很希望能借助网络文学的大平台，让“温州”和“温州人”在这里“爽”一把，告诉广大网文读者：温州，不仅只有温商，她还有丰满的历史文化骨骼、清晰的时代肌理和鲜活的百姓。表现温州的艺术形式，除了表现温商，应该更加加系统、全面、立体、丰盈地展现这片神奇土地上的时代风貌和人民生活。

温州是著名的百工之乡，从古至今，还有许多极富地域特色的工匠技艺得以很好的传承。莫言的《红高粱》之所以在国际上大获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酒文化是全世界的。因此，我应该借鉴学习“爽文”的一些写作技巧，将极富地域特色的温州本土文化和风土人情乃至工匠技艺，用让读者看得“爽”的写作技巧，来体现温州大地上几代人的价值追求和家国情怀；体现超越大地的普通百姓积极入世和超脱出世的性格特征，既重利又重义，既现实又超脱，向世人真实描绘复杂多样的新老几代“温州人”的丰满形象。种种努力，就是想让更多人，通过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能在阅读中，从感官的“爽”上到精神的“赞”。

开始真正动笔写《旷世烟火》的时候，我又在思考另一个问题：网络时代，网文作家该肩负什么样的时代责任？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大的命题。但是，落在作家的笔尖，其实就是用一个让读者看得很“爽”的故事，来引起读者很“赞”的共鸣。同样，这次获得扶持精品奖的《旷世烟火》，我希望能通

过这个故事，来还原中国东南沿海城乡的风土人情、展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历史画卷，来解密温州70年来百姓的生活和心灵史。

《旷世烟火》借助温州瓯江流域的一个真实原型得以完成。我在一个地主女儿不同寻常的人生轨迹上得到启发，借用了大量的地方史料，力求展现一幅从新中国成立到当下70年期间，由徐大小姐的生活线为脉络，借助网络文学的平台，史诗般地展现温州各个社会阶层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人文、风土和情感历程。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东南城市的伟大变革，歌颂劳动人民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既传承历史，又自立自强、改革创新、奋发图强的精神。

《旷世烟火》是现实主义题材，但同时也是网络文学作品，它的读者群更多的是年轻人。那么，除了小说中更多地描写年轻人所比较少接触到的传统文化和地域风情外，更重要的是要给年轻人讲精彩的年代故事。《旷世烟火》的第一部里，主人公徐逸锦、管家兄弟等，就像爷爷奶奶口中“想当初”的他们一样，有热血、困惑、甚至游走的荷尔蒙。在网络文学里，年轻读者通过易于接受的阅读方式，了解那一段几乎被时光淹没的历史，重新探讨生活的真谛和人生的价值。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男主角及各大配角的设置，《旷世烟火》既打算运用传统文学精妙、准确、细致、传神的白描手法来刻画人物，也打算学习网络文学的一部分写作手法，巧取“小白文”中对一些性格描写“脱口而出，无矫揉束之态”的

写作手法，让人物接地气，有个性。

《旷世烟火》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70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到当下时代。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主人公必定历经特殊的时代背景，那么如何正视时代、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体系呢？例如对传统道德的认同，我是在《旷世烟火》第一部中所极力张扬的。我试图以“因果报应”的民间哲学、“好人有好报”的朴素真理等诠释传统道德如何美好和深入人心。

王国维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网络文学以类型小说为主，而真正优秀的作品一定是反类型的。

《旷世烟火》以传统文学的硬核创作，但以网文面貌示人，它将是一部偏重于感性和个人主义的家族史、风俗史以及个人命运的沉浮史。

写作很久了，入行却很晚，时不我待，我愿以飞奔的姿势，为中国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由“爽”到“赞”而贴地飞行！



《铁骨铮铮》：网络文学与工业题材的邂逅

□赵磊